小學考

小學考卷二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二

婁氏機漢隸字原

直齋書錄解題六卷

存

洪邁序曰漢隸字原六帙槜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精其抒意甚勇其考績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甕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踰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三十而一光和骨立開元鼎肩點畫

之鑪錘法度之實與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台蔡中郎諸人筆力神通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就隸弗懈嘗區別爲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爲蠹渴目力于摹寫至難厥旦旦而求之字字而倣之雖衆史堵牆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覩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約而同正應愯然起立與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馬字類實過諸家漢隸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于高明臺方逼守吾州朱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厮與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指眼而用心獨

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發涯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弃與康瓠等亏頃備侍從承清問于燕閒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叙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婁機誤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一字首爲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寧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前列攷碑分韻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紀其年月地人書人姓名以次編列卽以其編之數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禮部韻畧二百六部分爲五卷皆以眞書標目而以隸文排比其下韻不能載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終焉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注如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內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修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而此書引繁陽令楊君碑陰亦有程勑以證集古錄考核之疎又若曲江之爲曲紅引周憬碑澧羅之爲澧離引馬江碑陂

障之爲波障引孫叔敖碑委蛇之爲禕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爲考證之資不但以點畫波磔爲書家模範已也

宋氏季子重校漢隸字原

六卷見蘇平仲文集

佚

蘇伯衡叙曰重校漢隸字原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魯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

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為字原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邕及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為隸字之原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狃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畧解學之家狃于習熟承其譌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篤志於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書試吏著積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違

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
弗學學必先六書倘論書法之原舍是則何以哉世
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
講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
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
焉者誠能反本循原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
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字母聲音之原何至於迷波
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
於漢而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爲書者其可畫
漢而遽止哉此宋儒婁機字原之所由作而季子之
所以重梫也歟韓愈氏有云無迷其途無絶其原祖

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原之絶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當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敞子吉得其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遺其姓名君子憾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宋濂序曰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

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兩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加是則謂之原於漢亦可也曰漢非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原於周也遡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就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

郎字之本原蒼頡衍而爲古文共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偏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其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摘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其虛稱爾耶抑亦別有所本耶遽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馥刑部王

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恐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順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儒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原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單思搯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譌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遺闕采班馬二家

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原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爲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攷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踈脫此婁字原亦不可不作與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顧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

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宋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婁氏機班馬字類

直齋書録解題二卷

存

機自序曰世率目班固史多假借古時又用偏傍音釋各異然得善注易曉遂爲據依機謂固作西漢書多述司馬遷之舊論古字當自遷史始因取史記正義索隱西漢音義集韻諸書訂正作班馬字類互見各出不沒其舊而音義較然違舛尙多更竢增易淳熙辛丑夏至日

又曰唐張守節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勅字作飭制字作剬如此之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祕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耑（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

果耕籍從禾脩下為帶美下為火哀下為衣極下為黙析旁書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冉此之等類側直是訛字龍勿男反字為錫音陽以支章移反代文問分反將死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又曰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其論皆當併敘于此二史之字第識首出餘不復載或已見于經子者則疏於下庶幾觀者知用字之意也

樓鑰序曰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堲俞為簿暇

日以一書相示葢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寖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嘆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瀆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簿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而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可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學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藝藁片言隻字施之銘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其志勤矣蕐孟

堅生於東都原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親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綱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會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時可遺邪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於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

屬我以序久未落筆嘗盡以子之言寄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參政嘉禾婁機彥發譔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

袁文甕牖閒評曰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禀字下從示于從禾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禀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禀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字恐是其錯誤也

又曰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王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

又曰漢書地理志大曼曼卽要字也與陳咸傳云大要教咸諂爾同顏師古于曼字下音一遙反而班馬字類遂收入蕭字韻內豈其誤耶

天祿琳瑯曰班馬字類宋婁機譔上下二卷前朱洪邁樓鑰二序後機自序二篇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俱載是書篇目並同惟藝文志稱爲字韻則史臣之誤也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間進士累官參知政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見宋史本傳洪邁樓鑰俱見前此本明仿宋刊頗得其似選紙選墨皆不苟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婁機譔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

字類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似宜從錀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其書採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儁諸書大概畧同而考證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於小學非僅供詞藻之撏撦末有機自跋二則辨論字義亦極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肩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尚書袀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致刑措之幾不菀園葵之菀音義與今並同者一概捃拾未免小失簡汰又袁文甕牖閒評糾其引史記

禮書不稟京師之稟當從示不當從禾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之稟當從禾不當從示二字交誤亦中其失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區分類聚雖間有出入固不失爲考古之津梁也

陳氏天麟前漢古字韻編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譔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陸游跋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有或鈔

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以爲後生戒

李氏從周字逼

直齋書錄解題一卷

存

魏了翁序曰書有六體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並行于兩間者也古之爲教必由小學者將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爲格物致知求仁入德之本此如兵法遠交近攻具有次第其在學者孰非所當知而後世師友道闕高者騖

于上達卑者安于小成于是禮樂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學名家者則往往僅岀于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思欲發明文字之本始聊以亂思醜類爲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進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諭而不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粹類爲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開卷瞭然留與語旬有七日則肩吾葢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所其爲學豈有一技一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叙所以爲書將與學者共之余又謂之曰子之爲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

文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以來之是學也往往滯于偏旁訓故而不知止于明德至善之歸故非徇末以流于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博通古文刊別聲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遂其所行曾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體遍貫六書王文公亦自謂有得于今文矣而施諸有政則返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爲不足多問非學書果亡益于人也范忠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于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過之而學術行誼爲世標表蓋二老者由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佑畢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

焉者也肩吾其必有擇于斯矣乎肩吾曰善非子不足以發予其遂以此併識于篇端也于是乎書

虞兟後序曰紹定庚寅兟親迎于靖先師鶴山魏先生講席之暇授以李君肩吾所類字通一編其義則見于先生叙所以作矣末學後進敢復贅詞因惟先生嘗謂是書始一終亥其形始東終法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巽巖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爲之後以示虞仲房仲房廼使用徐楚金韻譜巽巖謂若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

閩雖從仲房而與巖實不以韻譜為然故後叙要自別行其五行韻譜廼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與巖留意字學不苟若此雖不常事斯語而願學焉幸寶藏此編得逃刼燼用鋟諸梓以壽其傳併記所聞將與承學之士共之寶祐甲寅秋八月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字通一卷彭山李從周肩吾譔

虞集跋曰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戸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戸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

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録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

矣自叔重所録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

故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

先戸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

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

莪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益前輩序

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

也

錢會敏求記曰李從舟字通一卷彭城李肩吾一點

畫偏旁粹類成書魏了翁爲之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

了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寶祐甲寅虞兟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既乖古法又既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註於體例亦頗不協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兩點類而下三點內又出水字火字旁三點示字類又再出水字下四點內又出火字水字如此之類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穴雜殊無端緒至於干字收於上兩點類獨從篆而不從隸既自亂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類臣字巨字匠字收於戶字類康字收

於里字類併隸書亦不相合𡉏爲乖剌然其大旨主
於明隸書之原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隸猶顏元孫所
謂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宋人舊帖流傳已少存
之亦可備檢閱也卷末別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其
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之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
添減必作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膂必作心呂燈炷
必作鐙主袒裼必作但裼負荷必作負何巾帨必作
巾帥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雖於古有據
而今斷斷不能行其前題詞有復古編字通尙未及
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從周之語又虍字類虛字
條下既稱今別作墟非是而又出虛作墟非一條指

爲字通所未及使出從周不應觝牾如此其或後人所竄入歟

汪氏藻古今雅俗字

四十篇見孫覿鴻慶居士集

未見

孫覿誤汪公墓志曰公諱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歷官中書舍人顯謨閣學士有古今俗雅字四十篇

按汪藻宋史有傳不載是書

滑氏日年集篆韻

見魏了翁鶴山集

未見

魏了翁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曰求字之法必本于形聲未有韻書之先訓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過比聲以求之或形存而聲亡則茫無所考而韻書窮矣徐鼎臣兄弟著書以行于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潘侯之書集韻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詳焉既究形體又推音聲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形而異聲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者兼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記

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謂之遊此最爲善發
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
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于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
之寧十字九舛安于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爲怪
也偉哉潛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嘗有聞也益
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
聲求形因形得意循是以知類焉其于求仁入德庶
幾亦有發乎

小學考卷二十終

男 學崇 學㓞 挍字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三

僧行均龍龕手鑑

讀書志三卷

存

僧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乃印度之宏綱觀跡成書寔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于沮誦代結繩于既往成進牘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

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程邈變小篆爲隸書蔡邕刊定于石經束晳綱羅于竹簡九流競騖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衆星之拱極尋原討本備載于埤蒼廣蒼叶律諧聲咸究于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文闡臚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刱復釋氏之教演于印度澤布支那轉梵及唐雖脈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原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郭迻但顯于人名香嚴惟標于寺號流傳歲多鈔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多惋歎不逢敏達孰爲編

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于音韻閑于字書覩香嚴之不精寫金河而載緝九仭功績五變炎涼具排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卅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奉師資詎假擔簦立祛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添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闕筆俯仰而强爲拙毫矧以新音徧于龍龕猶手持于鸞鏡形容斯鑑姸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列之又譔五音圖式附于後庶力半功倍垂益于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

七月一日癸亥序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

沈括夢溪筆談曰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六十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晁公武讀書志曰契丹僧行均譔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耶律隆緒嘗改

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錢曾敏求記曰龍龕手鑑四卷燕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編龍龕手鑑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四百餘字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按耶律隆緒統和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是時契丹毋后稱制國勢

強盛日尋干戈唯以侵宋爲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古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制序垂此書于永久豈可以其隔絶中國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今此本獨流傳于刼火洞燒之餘序鈔龕簡靈光巋然洵希世之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案此本爲影

鈔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尙存其紀年實作統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又文獻通考載此書三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隔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歟其書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後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補實用其例而小變之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行均因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所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輯

雖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經賢愚經中諸字以補六書所未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括又謂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遼一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參俗體亦間有舛譌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寶貴也

按是書亦作龍龕手鏡當是宋人翻刻時避廟諱嫌字于是改鏡爲鑑後人遂不復有作手鏡者矣攷沈存中夢谿筆談所偁猶作龍龕手鏡

張有復古編

讀書志三卷

存

陳瓘序曰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之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隨器大小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竄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書小學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棄本根而尋枝葉認漚體而舍溟渤譬猶壓沙取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習篆

籀行筆圓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解元豐中寻宦於吳興見其用心之初今念有九年然後成書凡集三千餘字名曰復古編其所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糟粕固以冡矣又取一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說可玩而不足以銷人之意譬猶入海算沙無有畔岸運籌役志迷不知改豈特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往楊子雲留意古道用之于元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學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醬瓿之語足以發子雲之

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不可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于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予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嘗聞東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即是邪道不可學也予嘗三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遊爾堯舜禹皐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法哉致遠恐泥尚不可以違轍樣而況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尚論將有稽于此焉大觀四年十一月

程俱後序曰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

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鈎弦拄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閒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且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他書餘藝一不入于胷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已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眞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盡一時名後世者唯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圜繩直不爲不工而

筆力勁古尠復兹比今有自振于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復古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仄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悖又如此然其寄妙技于言意之表守古學于寂漠之濵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之於學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能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

得於今必得于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次
敘如此政和三年歲癸巳九月朔
楊時復古編後序曰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則圖書之文天寶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
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
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
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
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
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于時雖去古浸遠而
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
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

有司舉劾之今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餘年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飜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于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予求文以爲序予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于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晁公武讀書志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譔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

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加此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魏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强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浙江采集書錄曰有自幼攻小篆年六十成此書本許氏說文專辨俗體之訛凡有三千言李巽岩稱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眞僞計較毫釐視徐楚金兄弟

及郭恕先尤精密四庫全書提要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所著復古編之書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譌以四聲分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載注中猶顏元孫干祿字書分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聲之後附祿辨證六篇一曰聯緜二曰形聲相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異六曰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爲精密然惟以說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隸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書序稱其嘗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作隸

體皆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爲林攄母譔墓碑書魏字作巍終不肯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巍字下註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不以爲俗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爲通人之論覩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相去遠矣此本爲明萬歷中黎明表所刊字畫頗爲清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讙程俱前後序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錢大昕跋曰曩予與弟晦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修薩當爲薛自矜剏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

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爲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榻琰禰韻甦劇坳辨球皆徐新附字本爲李陽冰所加而誤仞爲正文琵琶乃批把之譌而以爲枇杷凹凸乃窅突之俗而以爲坳垤（突古作去役人謬爲凸字）認古書作仞而以爲訒妙古書作玅而以爲訬眔與突須與湏咼與咎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吳氏（均）增修復古篇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吳均譔但自署其字曰仲

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凡例稱注釋用黃氏韻會而書中分部全從周德清中原音韻則元以後人初張有作復古編辨別篆隸之譌異持論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畫而不復泛引訓詁其說亦頗簡要均乃病其太略稍輯是編所分諸部皆以俗音變古法而所載諸字又皆以古文繩今體其拘者如童子必從人作僮之類牽滯礙而不可行其濫者如仝字之類引及道書又蕪雜而不盡確所分六書尤多舛誤如艘字爲國名孫字爲人姓階字訓等差賓字訓客環字訓繞之類皆謂之假借則天下幾無正字矣其書自平聲至入聲首尾完具而每韻皆題曰上卷殆尚

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無足惜也

戚氏崇僧後復古編

一卷見黃溍文獻集

未見

黃溍譔戚君墓誌曰君諱崇僧仲咸其字也永康人所著有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略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于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既弗及上

陳氏恕可復古篆韻

見陳旅安雅堂集

未見

陳旅譔陳恕可墓志曰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台州人以祖戸部侍郎綸廕補將仕郎咸淳十年中銓試授泗州虹縣主簿內附後官至松江府上海縣丞

泰不華重類復古編

千頃堂書目十卷

未見

元史泰不華傳曰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

對策大廷則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遷台州路達
魯花赤卒追封魏國公諡忠介恭不華善篆隷溫潤
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文字於經史多有據
云

劉氏致復古糾繆編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完顏希尹女直大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

國字遂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

金熙宗女直小字

見金史

佚

金史完顏希尹傳曰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王氏伯六義字原

二卷見吳師道禮部集

未見

吳師道譔王先生行實曰王柏字令之婺之金華人學于何基咸淳十年卒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於朝贈承事郎賜謚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須也宋季近臣嘗言其學行於朝下郡錄所著書先生不以出有六義字原二卷

戴氏侗六書故

焦氏經籍志三十三卷

存

凌迪知萬姓統譜曰戴侗字仲達仔弟登淳祐第由

國子簿守台州德祐祕書郎召繼遷軍器少監亦辭疾不起年踰八十卒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篇

侗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門戶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

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始撫傳爲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肓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今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抑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趙鳳儀序曰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中本原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

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流傳轉易僞謬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或定其部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示有徵也析部爲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從學於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爲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埜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鋟三書與郡志明年捐俸稟以倡刻而庋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

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沓何以哉

崔銑書後曰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部馬谿田伯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共錄之谿田送予史一人予自傭三人封部馬宗堯相一史錄及半予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及故讀書者是也尚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于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今界方楷書者也挈正名物辯析義理艱而當矣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咏乎辭助則得命意之要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亙楷篆形錯今

古失之億且鑿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戴侗譔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

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注既用隸書叉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本音圜加卜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鄙字不從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謬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鎊鏗鍪鎑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鍾鼎文明字解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

其詆諆甚至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按此書分列四百七十九目各以字母統字

子前有遍釋一卷

何氏中補校六書故

三十一卷見揭文安集

未見

揭傒斯譔何先生墓志曰先生諱中字太虛撫州樂安人著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

吾邱氏衍周秦刻石釋音

焦氏經籍志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衍字子行錢唐人初宋淳熙間有楊文舉者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至取瑯邪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為之而削去鄭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共為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叙石鼓次第與薛尚功楊慎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即朱彝尊據以編石鼓攷者也

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卽潘迪音訓與衍是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異也王所正詛楚文二字糾之爲縫其說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還之爲遂則還遂二字詛楚文石本版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吾邱氏衍續古篆韻焦竑國史經籍志作鐘鼎韻

述古堂書目六卷經籍志一卷

未見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續古篆韻六卷衍字子行其生平見潛溪傳中此則趙靈均手鈔本小宛堂中藏書也

吾邱氏衍學古編

焦氏經籍志二卷

存

衍自序曰干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欐梁大材也窒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此道則達於此道矣旣達此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洄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與達斯謂之道偶得此因寫爲學古編序夏溥叙曰余在杭識

吾邱先生時年二十有七矣先生住生花坊一小樓樓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高弟子隸下樓授書客至樓僮輒止不使登通爲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大聲曰此樓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不易得也坐有婺人潞咏問余從越中來有所作乎余舉來見先生詩大喜余絳雲如聽曉簫吹之句因示余簫并兩鐵如意一舊者頗拙一新者先生特以爲佳東壁上數本皆秦漢碑壁下一几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二紙列几上者爲遺今尚在後余數登僮不止也先生每語余篆書大抵皆今三十五舉之語然余候先生好

情思多求諸人寫私印見先生郎挺新筆書甚快寫郎自喜余夏搏小印先生寫可認也先生姓本吾邱其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最懶放懷眞樂飛丹霄此數印申鼻韓小帶常在手摩弄之蓋欲和其四稜令其古意先生耿左目右足跛然其風度纔一言一笑問皆令人喜雖不言不笑時亦有韵遂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炎一日求登先生樓樓僮堅止之不得登使迺此廉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主一得學古編周

秦石刻釋音近代名公書亟刻入版因附書余見先生時以告主一并法學古編目序意爲序其下

危素叙曰學古編者逸人吾邱君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變遠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數十年而後得一人焉以是名世蓋難矣常人之情狃於近習豈能使之人人求古藝於亡滅壞爛之後邪六書且然况乎先王之禮樂哉吾邱君隱於武林闤闠間高潔自持尤攻篆籀此編之書可一洗來者俗惡之習而遊於古矣晉南吳君主一篤嗜古學刻此編家塾附以吾邱君周秦石刻釋音及唐宋名人書稱其用心甚勤吾邱君著書之志庶幾有所託於永久推明

乎先王之禮樂矣君亦將有志焉吾邱君諱衍以不苟合於俗人不知所終從游之士招其䰟葬之永康胡先生長孺實爲之銘吳君名志淳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翰林侍讀學士豫章揭公皆甚愛之故又以虞公石鼓字畧好古齋銘揭公隷書行附刻其後

陸深書學古編後曰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間爲校正數字重次第之託吾友姚尙絅錄之以便考觀

錢曾敏求記曰吾衍學古編一卷私印之作絶盛于

元子行獨精其藝覩其三十五舉深心篆籀之學能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故子昻亦效其法虞揭諸公皆愛重之人品高潔非獨游於藝以成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專爲篆刻印章而作摹刻私印雖稱小技而非精于六書之法必不能工宋代若晁克一王俅顔叔夏姜夔王厚之各有譜錄衍因踵而爲之其間辨諸鵠謬徐官印史謂多采他家之說而附以己意剖析頗精所列小學諸書各爲評斷亦殊有攷核其所論漢隸條下稱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數是原本當爲上下二卷今合爲一卷蓋後人所并也

按乾隆四十一年予行甯孫進字以方校刊是書於海鹽與予行所著閒居錄合刊有曲阜桂馥著續三十五舉一卷馥自叙曰摹印變于唐廝于宋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且近世流獘亦非衍所能逆知也因續舉之翁學士方綱叙曰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俅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追改之不主於科也末

谷論摹印諸條倘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

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

小學考卷二十一終

男 學崇 學埍 校字